

宋

史

百一八

宋

史

記

卷

四

十

列傳卷第一百七十九

宋史四百二十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軍事前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勅修

王伯大

鄭案

應錄

徐清叟

李曾伯

王埜

蔡抗

張磻

馬天驥

朱熠

饒虎臣

戴慶炯

皮龍榮

沈炎

王伯大字幼學福州人嘉定七年進士歷官主管戶部架閣遷國子正知臨江軍歲饑振荒有法遷國子

監丞知信陽軍改知池州兼權江東提舉久之依舊
直祕閣江東提舉常平仍兼知池州端平三年召至
闕下遷尚右郎官尋兼權左司郎官遷右司郎官試
將作監兼右司郎中兼提領鎮江建寧府轉般倉兼
提領平江府百萬倉兼提領措置官田進直寶謨閣
樞密副都承旨兼左司郎中進對言今天下大勢如
江河之決日趨日下而不可挽其始也搢紳之論莫
不交口誦詠謂太平之期可矯足而待也未幾則以
治亂安危之制爲言矣又未幾則置治安不言而直
以危亂言矣又未幾則置危亂不言而直以亡言矣

嗚呼以亡爲言猶知有亡矣今也置亡而不言矣人
主之患莫大乎處危亡而不知人臣之罪莫大乎知
危亡而不言陛下親政五年于茲盛德大業未能著
見於天下而招天下之謗議者何其籍籍而未已也
議逸欲之害德則天下將以陛下爲商紂周幽之人
主議戚宦近習之撓政則天下將以朝廷爲恭顯許
史武韋仇魚之朝廷議姦僞佞朋之誤國則天下又
將爲漢黨錮元祐黨籍之君子數者皆犯前古危亡
之轍迹忠臣懇惻而言之志士憤激而和之陛下雖
日御治朝日親儒者日修辭飾色而終莫能弭天下

之議言者執之而不肯置聽者厭之而不憚煩於是
厭轉而爲疑疑增而爲忿忿極而爲悞則罪言黜諫之
意藏伏於陛下之胸中而凡迂已者皆可逐之人矣
彼中人之性利害不出於一身莫不破厓絕角以阿
陛下之所好其稍畏名義者則包羞閔默而有跋前
疐後之憂若其無所顧戀者則皆攘袂遠引不願立
于王之朝矣陛下試反於身而自省曰吾之制行得
無有屋漏在上知之下者乎徒見嬖昵之多選擇
未已排當之聲時有流聞則謂精神之內守血氣之
順軌未可也陛下又試于宮闈之內而加省曰凡吾

之左右近屬得無有因微而入緣形而出意所狎信
不復猜覺者乎徒見內降干請數至有司稟言除臣
每實人口則謂浸潤之不行邪逕之已塞未可也陛
下又試於朝廷政事之間而三省曰凡吾之諸臣得
無有諛說殄行震驚朕師惡直醜正側言改度者乎
徒見剛方峭直之士昔者所進今不知其亡柔佞闖
茸之徒適從何來而遽集於斯也則謂舉國皆忠臣
聖朝無闕事未可也夫以陛下之好惡用舍無非有
招致人言之道及人言之來又復推而不受不知平
日之際遇信任者肯爲陛下分此謗乎無也陛下誠

能布所失於天下而不必曲爲之回護凡人言之所
不貸者一朝赫然而盡去之務使蠹根悉拔孽種不
留如日月之更如風雷之迅則天下之謗不改而自
息矣陛下何憚何疑而不爲此哉又極言邊事曲盡
事情以直寶謨閣知婺州遷祕書少監拜司農卿復
爲祕書少監進太常少卿兼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
事遷起居舍人升起居郎兼權刑部侍郎臣僚論罷
以集英殿修撰提舉太平興國宮起再知婺州辭免
復舊祠淳祐四年召至闕授權吏部侍郎兼權中書
舍人尋爲吏部侍郎仍兼權中書舍人兼侍讀時暫

兼權侍右侍郎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權刑部
尚書尋爲真七年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
權參知政事八年拜參知政事以監察御史陳垓論
罷以資政殿學士知建寧府寶祐元年卒

鄭杲不詳何郡人初歷官爲祕書省校書郎兼國史
編修實錄檢討遷著作佐郎兼權侍右郎官升著作
郎兼侍講拜右正言言丞相史嵩之以父憂去遽欲
起之意甚厚也柰何謗議未息事閑名教有尼其行
帝答曰卿言雖切事理進退大臣豈易事也擢殿中
侍御史疏言臺諫以糾察官邪爲職國之紀綱係焉

比劉漢弼劾奏司農卿謝逵陛下已行其言矣未及
兩月忽復叙用何其速也漢弼雖亡官不可廢臣非
爲漢弼惜爲朝廷惜也又奏劾王瓚龔基先胡清獻
鑄秩罷祠皆從之三人者不才臺諫也遷侍御史疏
言比年以來舊章寢廢外而諸閫不問勲勞之有無
而爵秩皆得以例遷內而侍從不問才業之優劣而
職位皆可以例進執政之歸休田里者與之貼職可
也而凡補外者皆授之矣故自公侯以至節度有同
序補自書殿以至祕閣錯立周行名器之輕莫此爲
甚無功者受賞則何以旌有功之士有罪者假寵則

何以服無罪之人矧事變無窮而名器有限使名器
常重於上則人心不敢輕視於下非才而罔功者不
得覲幸於其間則負慷慨之氣懷功名之願者陛下
始可得而鼓舞之矣遷左諫議大夫淳祐七年拜端
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以監察御史陳求魯論罷
淳祐九年五月卒家之居言路嘗按工部侍郎曹豳
主管吏部架閣文字洪芹則大傷公論云

應傑字之道慶元府昌國人刻志于學嘉定十六年
試南省第一遂舉進士爲臨江軍教授入爲國子學
錄兼莊文府教授遷太學博士又遷祕書郎請蚤建

太子入對帝問星變繇請修實德以答天戒帝問州縣貪風繇曰貪黷由殉色而起成湯制官刑儆有位首及於巫風淫風者有以也帝問藏書繇請訪先儒解經注史因及程迥張根所著書皆有益世教帝善之遷祕書省著作佐郎兼權尚左郎官兼翰林權直又遷著作郎仍兼職以言罷淳祐二年叙復奉祠遷宗正寺丞兼權禮部郎官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以言罷差知台州召兼禮部郎官崇政殿說書遷祕書少監仍兼職兼權直學士院又遷起居舍人權兵部侍郎時暫兼權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帝一夕召繇

草麻夜四鼓五制皆就帝奇其才遷吏部侍郎仍兼
進翰林學士兼中書舍人八年授同知樞密院事
兼參知政事九年拜參知政事封臨海郡侯乞歸田
里以資政殿學士知平江府提舉洞霄宮寶祐三年
殿中侍御史丁大全論罷尋卒德祐元年詔復元職
致仕

徐清叟字直翁煥章閣學士應龍之子嘉定七年進
士歷主管戶部架閣遷籍田令疏言邇者江右閩嶠
盜賊竊發監司帥守未免少立威名專行誅戮此特
以權濟事而已而偏州僻壘習熟見聞轉相倣效亦

皆不俟論報輒行專殺欲望明行禁止一變臣下嗜
殺希進之心以無墜祖宗立國仁厚之意遷軍器監
主簿入對言太后舉哀之日陛下以后服下同媵妾
令別置大袖一襲文思院觀望欲如后飾再造其一
以進詔卻之此真知嫡庶之辨者請宣付史館以垂
法後世遷太常博士入對疏言陛下親政以來精神
少振而氣脈未復條目畢舉而綱紀未張公道若伸
而私意之未盡克者則亦風化之先務勸戒之大權
與夫選用之要術猶有闕略而未之講明者爾何謂
風化之先務曰原人倫以釋群惑者是已何謂勸戒

之大權曰惜名器以示正義者是已何謂選用之要
術曰因物望而進人才者是已蓋欲請復皇子竑王
爵裁抑史彌遠恤典召用真德秀魏了翁也兼崇政
殿說書遷祕書郎升著作佐郎兼權司封郎官遷軍
器少監皆兼職依舊遷將作監拜殿中侍御史兼侍
講遷太常少卿兼權戶部侍郎兼侍講三疏凶外給
事中洪咨夔起居舍人吳泳皆抗疏留之尋權工部
侍郎以右文殿修撰知泉州集英殿修撰知靜江府
廣西經略安撫使遷侍右侍郎主管雲臺觀召赴闕
遷戶部侍郎再爲侍右侍郎以寶章閣直學士知溫

州改知福建安撫使改知婺州以煥章閣直學士差
知泉州辭免改知袁州又改知紹興府兩浙東路安
撫使辭免改知潭州尋知廣州兼廣東經略安撫使
召赴闕權兵部尚書兼侍讀淳祐九年兼同修國史
實錄院同修撰權吏部尚書遷禮部尚書拜端明殿
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進同知樞密院事封晉寧郡公
奏修四朝國史志傳五上章乞改機政帝不許十二
年拜參知政事尋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監察御
史朱應元論罷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玉隆萬壽宮
改洞霄宮復以監察御史朱熠論罷久之以舊職提

舉洞霄宮開慶元年召赴闕以舊職提舉佑神觀兼侍讀出知泉州復提舉佑神觀景定三年轉兩官致仕卒贈少師謚忠簡清叟父子兄弟皆以風節相尚而清叟劾罷袁甫於公論少貶云

李曾伯字長孺潭懷人後居嘉興歷官通判濠州遷軍器監主簿添差通判鄂州兼沿江制置副使司主管機宜文字遷度支郎官授左司郎官淮西總領尋遷右司郎官太府少卿兼左司郎官兼勅令所刪修官遷太府卿准東制置使兼淮西制置使詔軍事便宜行之曾伯疏奏三事答天心重地勢協人謀又言